

圣埃克絮佩里小传

1900年，安托万·德·圣埃克絮佩里出生在一个传统的法国家庭。父亲于1904年去世，他和弟弟以及三个姐妹，在里昂附近的家族城堡中，度过了一段田园诗般美好的童年时光。最初，他在勒芒的一所耶稣教会学校接受基础教育，后来去了瑞士弗里堡的圣·让学院读书。服兵役期间，他违背家人的意愿，成为一名飞行员，并在1923年退役之前，一直飞法国和北非之间的航线。因为无法适应文人的生活，加上与作家路易斯·维尔莫兰的关系破裂，他重新回到了自己最爱的职业——飞行。1926年，他加入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，后来又进入邮政航空公司，成为该公司的首批先驱飞行员，承担起了开拓邮政航线的重任。他们利用早期的飞机，从遥远的非洲殖民地飞向南美洲，其间经历了危机重重的境况。在摩洛哥的朱比角这个小小的机场外站，他担任了中途站站长的职务，其职责就是从敌对部落里拯救受困的飞行员。在那儿，他写下了《南方邮件》，此书于1929年出版，刚一上市，就受到了广泛的好评。后来，他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履职。重返法国之际，他带回了写好的手稿《夜航》，同时也带

回了他的未婚妻——美丽但喜怒无常的孔苏埃洛·桑辛。1931年,《夜航》获得了费米娜文学奖,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。飞行和写作是圣埃克絮佩里一生中不可分割的两个要素。但他并不是一个模范的飞行员:他对于飞行检查不甚关心,而且在操控飞机的过程中常常陷入遐想。1935年,他试图打破巴黎至西贡^①的飞行纪录,却在利比亚的沙漠遭遇了他职业生涯中几乎致命的坠机,他神奇般幸存的故事情节出现在了《人的大地》一书中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由于他的年龄已不适合飞战斗机,于是就在侦察中队飞侦察机,直至1940年法国投降。在美国疗养期间,他写下了短文《给一个人质的信》和《小王子》。《小王子》这部谜一样的儿童文学作品使他享誉全球。在此之前,他还以自己的战争经历为蓝本写下了《战争中的飞行员》。1942年,该书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占据了美国图书畅销榜的第一位。但在法国,这本书却遭到了维希政府的封杀。同时,他拒绝支持戴高乐,也受到了自由法国支持者的诽谤。受困于此,再加上不幸的婚姻,他竭力说服了地中海地区的盟军指挥官,允许自己再次飞行。1944年7月,他失踪了,人们猜测他驾驶的飞机可能被一架德军飞机在海上击落。

① 西贡:现称胡志明市,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地区,为越南最大的城市,也是越南的五个中央直辖市之一。1975年4月30日,西贡解放,为纪念越南劳动党的主要创立者胡志明,便将西贡改名为“胡志明市”。——译者注。书中的文下注释如无特殊说明,均为译者注。

南方
邮
件



1

无线电发报：6时10分。图卢兹通告沿途各机场：法国至南美洲邮航班机5时45分已于图卢兹起飞。句号。

天空清澈如水，星辰沐浴其中，铺陈其上，夜幕随之降临。撒哈拉沙漠在月光下连绵起伏。我们额头上的灯盏散发着青白色的光，柔化了周围的一切，又把它们包容进自己天鹅绒般的光晕中。沙漠像是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毯子，脚步落上去悄无声息。我们光着头走在这里，终于摆脱了太阳的残酷暴晒。这个栖息之地，这个夜晚……

但是，我们真的能够信任这份平静吗？信风无休止地吹向南方，像我们的手轻抚丝绸那般拂过这片海滩，沙沙作响。这风与欧洲大陆的风有所不同，欧洲大陆的风是旋转而来，又渐渐远去，而这里的风却是一直压在我们头顶，如同疾驰的列车遭遇到

的顶头风一样，残暴无情。有时，它们会在夜间袭击我们，风势是如此之强，我们甚至能够御风飞行。面朝北方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一种被风吹起的感觉，感觉自己逆风而上，飞到那些无人知晓的目的地。风速太快了，令人不安！

太阳，一如既往地带来了白天。摩尔人一直很安静，偶尔会有几个摩尔人壮着胆子摸到西班牙堡垒边，打着手势进行交流，他们手里的枪就像玩具，丝毫没有威胁。这是从幕后看到的撒哈拉，这些野蛮部落的神秘面纱已经被揭开，变成了毫不起眼的玩偶。

我们面对面住着，破坏着彼此的形象。但事实上，它已经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。在这片沙漠，我们并不觉得孤独，那是因为只有回到家乡，我们才能够准确地知道这次流放的距离究竟有多么远。

我们既是摩尔人的俘虏，也是自己的俘虏。我们很少会冒险走出五百码^①外，因为那里是未受教化的蛮荒之地的入口。我们最近的邻居就是五六百英里^②外的锡兹内罗斯城^③和埃蒂安

① 码：英美制长度单位，通常换算为1码=0.9144米，实际上1码=0.91440183米。

② 英里：英美制长度单位，1英里=1609.344米。

③ 锡兹内罗斯城：现称达赫拉，西撒哈拉港口。在中西部一狭长的半岛上，濒大西洋。

港^①，它们身陷撒哈拉沙漠，像被困在琥珀里的苍蝇。因代码和电文中有对它们的点名批评，我们记住了它们的名字，但我们之间却横亘着深深的沉默，如同深邃的星际空间。

但今天早上，外面的世界起死回生了，它通过沙漠中的两根天线触摸到了我们。无线电发报员给我们传来一份莫尔斯码电文，通告了每周一次的航班：

法国至南美洲邮航班机已于5时45分从图卢兹起飞。句号。将于11时10分经过阿利坎特。

是图卢兹在说话，这个小心肝！这个大头目！这个遥远的神啊！

十分钟后，电文经由巴塞罗那、卡萨布兰卡^②、阿加迪尔传到了我们这儿，并且，马上就要传给达喀尔。沿线三千多英里的所有机场站都高度警惕。傍晚，接近六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又收到了另一份电文：

邮航班机将于21时到达阿加迪尔，21时30分飞往朱比角，

① 埃蒂安港：现称努瓦迪布，是毛里塔尼亚城市，它在20世纪初仅是一个小渔港，居民用水都要靠从法国马赛运来，1906年开始城市建设，1907年命名为埃蒂安港，1970年改为努瓦迪布。

② 卡萨布兰卡：现称达尔贝达，是摩洛哥最大的港口城市，位于大西洋岸，且历史悠久。18世纪中叶，摩洛哥国王将此地定名为达尔贝达。18世纪末，当西班牙人得到这座城市港口贸易的特权后，将城市称为“卡萨布兰卡”。20世纪初，法国占领该城。后摩洛哥独立，将城市名称由“卡萨布兰卡”恢复为“达尔贝达”。

携带米其林照明弹。句号。朱比角站准备机场常规照明。句号。
按命令与阿加迪尔保持联络。签署：图卢兹。

我们所在的朱比角监测站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，从监测站望出去，我们就像是在追寻一条遥远彗星的轨迹。

南方终于有了响动。

达喀尔呼叫埃蒂安港、锡兹内罗斯城、朱比角：紧急传达邮航班机信息。

朱比角呼叫锡兹内罗斯城、埃蒂安港、达喀尔：自11时10分经过阿利坎特后没有消息。

哪一片天空听到了飞机的轰鸣？从图卢兹到塞内加尔，所有人都竖起耳朵，倾听它的声音。

2

图卢兹，清晨 5 时 30 分。

机库的大门敞开着，迎着寒夜里呼啸的狂风，机场专用汽车在机库门前停了下来。几只五百瓦的灯泡，把机库里面的物品照得清清楚楚：轮廓分明，线条死板，看上去又脆又硬，就像游乐场货摊上的展品。机库的弧形拱顶下，人们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停滞其间，经久不散，寂静之中充盈着不绝的回音。

机身的钢板灼灼放光，引擎上的油污也被仔仔细细地擦掉了，飞机看起来像新的一样。机械师用造物主般细致精巧的手指擦拭着钟表。现在，他们可以离开自己的艺术品了。

“赶快，喂，赶快。”

一包包邮件塞进了飞机的肚子里，看不见了。有人在飞快地清点：“布宜诺斯艾利斯……纳塔尔……达喀尔……39 包。对吗？”

“对的。”

飞行员套上了自己的衣服——几件毛衣，一条围巾，一件皮质飞行服，还有裘皮靴子，但他昏昏沉沉的身体无比沉重。有人在叫他：“喂，快点。”可是，他的双手被高度仪、手表和地图支

架塞得满满的，很不方便，厚手套里面的手指也很不灵便。他费力地抬高自己的身体，钻进了驾驶舱，就像钻出水面的深海潜水员。一旦他坐稳，一切就变得轻松了。

机械师爬上来对他说：

“630 千克。”

“好。乘客？”

“3 位。”

他没做检查就记了下来。

机场主管转身对着地勤人员。

“这个整流罩是谁上的锁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罚款 20 法郎。”

机场主管仔仔细细地做了最后一番检查。一切都已就位，梦幻芭蕾即将上演。飞机稳稳地停在机库的帷幕里，五分钟后它将飞上天空这片舞台。丢弃的那个锁销像一截受了伤的大拇指，在地上微微颤动。这些五百瓦的灯泡，这些犀利严肃的表情，还有这钢铁般的纪律都将为这架飞机保驾护航，它将从这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，一直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，甚至飞到智利的圣地亚哥。这是弹道导弹般精准的科学，而不是碰运气的概率。因此，不管是风暴、轻雾、龙卷风，还是意想不到的气门弹簧、摇臂杆，甚至活塞的问题，都必须考虑在内；快速列车、货轮、远洋

轮船，都将被它赶上、超越，远远地抛在身后。它将以创纪录的时间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地亚哥。

“准备起飞！”

一张报告单递到了飞行员贝尼斯的手上，他的战斗即将打响。他看到——佩皮尼昂：晴，无风；巴塞罗那，暴风雨；阿利坎特……

图卢兹，清晨 5 时 45 分。

强劲的机轮死死地抵住轮挡。螺旋桨鼓起的强风把身后二十码内的草坪吹得叶底上翻，宛若溪水奔流。贝尼斯的手腕轻轻一动，就能掀起这股强风，再轻轻一动，就能将其收起。

声音在怒吼，油门越来越大，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浑厚，变成了坚实的咆哮声，把飞机紧紧地包裹其中。但飞行员的内心却认为这声音、这油门的气势还不够。终于，他觉得满意了，一切都符合他的要求了，他想：“可以了。”头顶，乌黑的整流罩像榴弹炮一样默默地瞄着天空。黎明前的大地、黎明前的一切景色，都在螺旋桨之外的地方不住地颤抖。

飞机迎着风慢慢滑行，飞行员把油门杆向后拉。飞机受到螺旋桨的牵引，向前疾冲出去。刚刚进入充满弹性的空气，飞机就遭遇了几次颠簸，颠簸缓解之后，机轮下紧绷的地面就像传送带

一样伸展开来，隐隐闪现。飞行员对空气进行测量：最初是无法感知，随后是液体般流动，现在则是固体般静止不动。他让飞机逼近这里，借力上升。

机场围界的树木从视线中消失不见了，地平线出现在眼前。从六百英尺^①的高度望下去，仍然看得到居民区。还有玩具般大小的羊圈、粉刷一新的房子和笔直的树木，它们全都矗立在那里，享受着森林的浓密绿荫给予的庇护。

贝尼斯调整着后背的角度和肘部的准确位置，让自己更舒服一点。身后，低低的云层模糊了图卢兹——就像火车站的顶棚一样，让你看不清车站的面目。飞机还在努力爬升。慢慢地，他紧张的情绪缓和了，只需轻松地掌控着手上的力量。手腕轻轻一抬，他就能让飞机摆脱一团团气流，那些家伙就像一个个海浪，把他抛起来颠簸着。

再过五小时，就能到阿利坎特，日落时分能到非洲。贝尼斯的心情慢慢平复了，他想：“这里一切就位。”昨天，他才乘坐夜间快车从巴黎返回，多么奇特的假期啊！但他对这个假期的模糊记忆只剩下令人抑郁的尘事喧嚣了。现在，他把一切都抛到脑后。不过，他以后还会遭遇这些繁杂琐事的，即便他不在现场，这些东西也挥之不去。现在，随着黎明的到来，他觉得自己宛若

^① 英尺：英美制长度单位。1英尺 = 0.3048米。

新生，正在全力以赴地去创造崭新的一天。“我只是个工人，运送非洲的邮件，”他这样想着，“对每一个刚刚开始创造世界的工人来说，每一天都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。”

“我已经把一切办妥……”他回忆着住在公寓里的最后一个晚上：书卷用报纸包好；信件要么烧毁要么收好，家具也都盖上了薄毯。每个物品都从原来的位置上拿开，单独重新放置，于是，内心的喧嚣也就没了意义。

他像准备旅行一样为第二天做准备。他把第二天的火车之旅当作美洲之旅。但是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了结，这让他欲罢不能。忽然间，贝尼斯觉得轻松了。他发现自己如此脆弱，如此平凡。这个想法让他感到害怕。

卡尔卡松机场在他身下飞逝而过，应急跑道清晰可见。这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，十万英尺的高空，它看起来就像是放在盒子里的玩具。羊圈、房子、运河和道路，这一切都只是人类的玩偶罢了。不过，这倒真是个泾渭分明的世界，像个棋盘一样；每片田野都有篱笆，每个花园都有围墙。在卡尔卡松，每一位女帽制造者都在重复着她祖母的生活；谦逊的人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人类的玩偶整齐地收纳在陈列柜里。没错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个世界，毫不掩饰，铺展开来的地图上秩序井然地陈列着一座座城镇。但是，慢吞吞的地球却在此时此刻把一切都向他推了过来，犹如潮汐般汹涌急剧。

“现在，我独自一人了。”他沉思着。阳光如冰一般明亮，斜斜地扫过他的高度表表盘。他踩一脚方向舵，整个景观就倾斜起来。金属般的阳光笼罩着富含矿物质的土地，生物界全部的柔和、芬芳和虚弱都消失不见了。不过，这身皮革套装的里面，却是贝尼斯温暖而又脆弱的肉身。厚厚的手套里面，是一双不可思议的手，这双手最了解吉娜维芙，最了解该如何用自己的手指和手背去爱抚她的脸。

西班牙到了。

3

雅克·贝尼斯，今天你就要像圣主一样，平静地飞越西班牙。熟悉的景象将不断地出现在你的面前。胳膊肘轻轻一带，你就能穿越那儿的暴风雨。巴塞罗那、巴伦西亚、直布罗陀会向你扑面而来，却又一闪而过。如此甚好。你会收起卷好的地图，还会把用过的文件堆放在身后。但是，我还记得你第一次飞邮航班机之前踟蹰的步伐，还记得我给你的最后几条建议。拂晓时分，你将把人类的梦想揽入你的臂弯，你柔弱的臂弯；你还将带着这些梦想去克服千千万万无法料想的困难——就像在厚厚的大衣里摸索一件小小的首饰。他们已经告诉过你了，这些珍贵的邮件比生命还宝贵，而且非常脆弱，一个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让它们化为灰烬，飘散风中。我异常清晰地记得战斗打响前的那个夜晚：

“那么，接下来呢？”

“你要尽力确定佩尼斯科拉海滩的位置。但是要注意那些渔船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还有，从那里到巴伦西亚，你可以轻易地找到应急着陆跑道。我已经用红笔把它们标出来了。如果情况糟糕透顶，你甚至

可以在干燥的河床上降落。”

绿色台灯的光影下，在面前铺开的地图上，贝尼斯仿佛又回到了学校。但是今天，导师却把地图上每一个点的鲜活秘密都揭开了。这片陌生的土地展现出来的并不是死板的数据，而是真正的田野和鲜花，是真正的海滩和沙子——田野里有一棵树，你必须小心！黄昏之际的海滩，你必须避开那些渔民。

雅克·贝尼斯，现在，你已经明白，我们永远都无法了解格拉纳达或阿尔梅里亚了，更无法了解阿尔汗布拉宫。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一条河流或一座橙子园，但我们无法知晓它们默不作声的谦逊之中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。

“听着——此处天气良好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飞过去。但是，如果天气很糟糕，你就要降低飞行高度，左转，沿着这条山谷飞。”

“沿着这条山谷。”

“这条航线能让你飞回到海岸线。”

“通过这条航线飞回海岸线。”

“注意引擎。在崖壁和岩石丛中，要注意引擎。”

“如果失速怎么办？”

“无论如何，都要避免这一点。”

贝尼斯微笑起来。年轻的飞行员总是充满了幻想：一块岩石像后掷的投球一样飞掠过来，自己被击中了；一个小孩儿跑了过来，会有人伸出一只手按住他的脑袋，像推保龄球那样把他推出

去的……

“可是，不会的，老伙计，不会的——你要坚持住，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从这些幻想中摆脱出来。”

贝尼斯对于这种新奇的学习体验感到十分满意。年轻的时候，《埃涅阿斯纪》也没有教过他能把自己从死亡之中拯救出来的秘诀。导师捧着西班牙地图的手指毕竟不是占卜者的手指，它不知道哪里有危险，哪里有宝藏，也不知道这片草场上会有美丽的牧羊女。

想想吧，客栈房间里的台灯发出的光多么柔和啊！这柔和的黄色的光线，就像能够让大海归于平静的海面浮油。窗外，风声呼啸。这个房间却是风暴世界中最安静的岛屿，这里是漂泊者的客栈。

“来杯波特酒？”

“好。”

飞行员的房间，是临时寓所——我们经常要一遍遍地“白手起家”。晚上，公司通知我们：“某飞行员调任塞内加尔……调任美国……”当天夜里，你就必须离开自己的港湾，收拾好自己的箱子，把你的照片和书籍从房间中清理出去，你所留下的痕迹不能比鬼魂留下的痕迹更多。有时候，当天晚上你还要释放出雄性的武器，让某个年轻的女孩筋疲力尽——不要跟她讲什么道理（因为她总是很倔），只要让她疲惫不堪就好了。在接近凌晨三点